

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

左 传

初、郑武公娶于申、曰武姜。初者、叙其始也。郑、姬姓国。武公、名掘突。申、姜姓国。武姜者、姓姜而谥武也。生庄公、及共恭、叔

段。共、国名。段奔共国、故名共叔。庄公寤生、寤、犹苏也。寤生、言生之难、绝而复苏也。惊姜氏、故名曰寤生。命名奇。遂恶之。乌故切。

一遂字、写尽妇人任性情况。爱共叔段、欲立之。亟器、请于武公、公弗许。恶庄公而因爱段、欲立为太子。亟请者、不一请也。庄公蓄怨、非一日矣。

○以上叙武姜爱恶之偏、以基骨肉相残之祸。及庄公即位、为去声之请制。制邑最险、姜请封段。公曰、制、岩邑也、虢叔

死焉、他邑唯命。言制乃岩险之邑、昔虢叔居此、恃险灭亡、他邑则唯命是听。○庄公似为爱段之言、实恐段居制邑、太险难除。他邑虽极大、谅不若制邑之险、适可以养其骄而灭除之。他邑唯命、四字毒甚。请

京、京邑最大、姜请封段。使居之、谓之京城大泰、叔。邑大可以养骄、而不除亦必易制、故使居之。大叔者、张大其名、所以张大其心也。○庄公处心积虑、主于杀弟。封邑之始、已

早计之矣。祭债、仲夫。郑大夫。曰、都城过百雉、国之害也。邑有先君之庙曰都。城方丈曰堵。三堵曰雉。雉、长三丈、高一丈。言都城不可过三百丈也。先

王之制、大都不过参同三、国之一、侯伯之国、其城长三百雉。大都、三分其国之一、不过百雉也。中省都字、五省国字、之一、中都、五分其国之一、不过

六十雉也。小九之一。小都、九分其国之一、不过三十三雉也。今京不度、非制也、京城过于百雉、不合法度、非先王之制。君将不堪。叔段据有大邑、将

为郑害、庄公必不堪也。○祭仲一梦中人。

公曰、姜氏欲之、焉辟害。

直称母姜氏而故作无可奈何语、毒声。

对曰、姜氏何厌

平声、之有、也、厌、足

不如早为之所。

或裁抑、或变置。

无使滋蔓、

万、○滋蔓、滋长而蔓延。

蔓、难图也。蔓草

犹不可除、

先出蔓字、后出草字、顿挫。

况君之宠弟乎。

言向后即欲为之所而不能。○梦中。

公曰、多行不义必自毙、

备、子姑待之。

毙、败也。滋蔓自多行不义、则必自败。待之云者、唯恐其不行不义、而欲待其行也。庄公之心愈毒矣、而祭仲终未之知也。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

于己。

鄙、边邑。貳、两属也。段命西北二边之邑、两属于己、果行不义也。

公子吕

郑大夫、字子封。

曰、国不堪貳、君将若之何。

国不堪使人有携貳、两属之

心、君将何以处段。

欲与大叔、臣请事之。

先拗一笔。

若弗与、则请除之、无生民心。

无使郑国之民、生他心也。○子封又

一梦中人。

公曰、无庸、将自及。

言无用除之、将自及于祸。○庄公实欲杀弟、而曰自毙、曰自及、故为段自作自受之语、毒甚。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

邑、至于廩延。

廩延、郑邑。前两属者、今皆取以为己邑、直至廩延、所侵愈多也。

子封曰、可矣、

可正段罪。

厚将得众。

厚、地广也。前犹贰己、故云生心。今直

收贰、故云得众。○梦中。

公曰、不义不昵、

银入声、

厚将崩。

昵、亲近也。不义于君、不亲于兄、非众所附、虽厚必崩。崩者、势如土崩、民逃身窜、直至灭亡。较自毙自及、更加惨毒矣、而子封终

未之知也。

大叔完聚、

完城郭、聚人民。

缮甲兵、

缮、治也。

具卒乘、

去声、○步曰卒、车曰乘。

将袭郑。

掩其不备曰袭。○段至此不义甚矣。然庄公平日处段、能小惩而

大戒之、段必不至此。段之将袭郑、庄公养之也。

夫人武姜将启之。

启、开也、言欲为内应。○妇人姑息之爱、不晓大义、故欲启段。使庄公平日之母前能开陈大义、动之以至情、惕之以利害、夫人必不至此。夫人之启段、庄

公陷之

公闻共期、闻其袭郑之期也。○祭仲不闻、子封不闻、何独公闻。盖公含毒已久、刻刻留心、时时侦探、故独闻之也。

曰、可矣。

三字写庄公得计声口、与上可矣句紧照、言这遭才好伐了。郑庄公蓄怨一

生、到此尽然发露、不觉一句说出来。

命子封帅率、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。

烟、○鄢、郑邑名。

公伐诸鄢。

既命子封伐诸京、公又自伐诸鄢。两路夹攻、期在必杀。

五月辛丑、大叔出奔共。

叙段事止此。

书曰、郑伯克

段于鄢。

经文、下释经文也。

段不弟、故不言弟。如二君、故曰克。称郑伯、讥失教

也。谓之郑志。

庄公养成弟恶、故曰失教。郑志者、郑伯之志、在于杀弟也。○郑志二字、是一篇断案。

不言出奔、难之也。

段实出奔、而以克为文、明郑伯志在杀段、难言其奔

也。○释经止此。下遥接前文再叙。

遂寘

同置

姜氏于城颍、

寘、弃也。城颍、郑地。

而誓之曰、不及黄泉、无相见也。

黄泉、地中之泉也。立誓永不见母、将前日恶己爱段之忿、一总发泄、忍哉。

既而悔之。

悔誓之过、是天性萌动。○无相见也、以上纯是杀机。颖考叔以下、纯是太和元气。既而悔之一句、是转杀机为太和的紧关。

颖考叔

夫。为颖谷封人、

时为颖谷典封疆之官。

闻之、

闻其悔也。

有献于公。

或献谋、或献物。

公赐之食、食舍肉。

食而舍肉、挑其问也。

公问之。

公问何故舍肉不食。

对曰、小人有母、

只四字、妙甚、直刺入心。

皆尝小人之食矣、未尝

君之羹、请以遗之。

去声、

之。

善于诱君、使之自然心动情发。

公曰、尔有母遗、絜衣、我独无。

絜、语助也。○哀哀之音、宛然孺子失乳而

啼、非复前日含毒恶声。

颖考叔曰、敢问何谓也。

佯为不知、妙。

公语

去声、

之故、

公语以誓母之故。

且告之悔。

且告以追悔无及之意。

对曰、君何患焉、

黄泉之誓、何足患焉。

若阙地及泉、隧而相见、其谁曰不然。

隧、地道也。掘地使及黄泉、为地道

以见母、便是相见于黄泉、谁以此说为背誓也。○天大难事、轻轻便解。

公从之。公入而赋、大隧之外、其乐洛也融融。

赋、赋诗也。大隧二句、公

所赋诗辞。融融、和乐也。则知其前之阴毒矣。

姜出而赋、大隧之外、其乐也泄泄。

异、○大隧二句、姜所赋诗辞。泄泄、舒散也。则知其前之隐忍矣。○从前一路刻毒惨伤

之心、俱于融融泄泄四字中消尽、摹写生色。

遂为母子如初。

叙姜氏止此。○初字起、初字结。

君子曰、

左氏设君子之言、以为论断也。

颖考叔、纯孝

也。爱其母、施及庄公。

拈爱字妙。亲之偏爱、足以召祸。子之真爱、可以回天。

诗曰、孝子不匮、永锡尔类、

其是之谓乎。

诗、大雅、既醉篇、言孝子之心无穷、又能以己孝感君之孝、而锡及其畴类也、其颖考叔纯孝之谓乎。○引诗咏叹作结、意致冷然。

郑庄公志欲杀弟、祭仲、子封诸臣、皆不得而知。姜氏欲之、焉辟害、必自毙、子姑待之、将自及、厚将崩等语、分明是逆料其必至于此。故虽婉言直谏、一切不听。迨后乘时迅发、并及于母。是以兵机施于骨肉、真残忍之尤。幸良心忽

现、又被考叔一番救正、得母子如初。

左氏以纯孝赞考叔作结、感慨殊深。